



靳大鷹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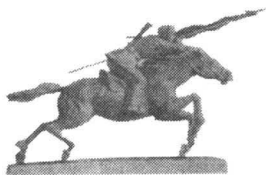
降大任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天 降 大 任

靳大鹰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降大任/靳大鹰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033-1982-8

I. 天... II. 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9020 号

书 名:天降大任

著 者:靳大鹰

责任编辑:张 鹰

封面设计: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杨 洋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朝阳燕华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405 千字

印 张:14.25

印 数:1-6000

版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982-8/I·1572

定 价: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轲《孟子·告子章句下》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4
第三章	46
第四章	63
第五章	79
第六章	98
第七章.....	120
第八章.....	140
第九章.....	158
第十章.....	177
第十一章.....	199
第十二章.....	220
第十三章.....	237
第十四章.....	260
第十五章.....	282
第十六章.....	301
第十七章.....	323

第十八章·····	339
第十九章·····	360
第二十章·····	377
第二十一章·····	401
第二十二章·····	420
后 记·····	444

第一章

1

晴朗湛蓝的天空上，飘着淡淡的几朵棉絮般的白云，它们悠闲地无所事事地懒散地游荡着，就像我们度过的很多安逸闲散的日子。

突然，空中传来一阵低沉的引擎轰鸣声，接着，从云彩后面钻出八架银白色的喷气式战斗机，它们编成紧凑的攻击队形，从低空呼啸而过。这些飞机吸引了地面上形形色色的人们的目光，有的“军事发烧友”甚至能认出这是国产的“歼七”。

飞在最前面的带队长机是东方省空军某飞行团团长杜安民，紧扣着的飞行头盔掩饰不住这个年轻团长的自信和自负。杜安民刚满36岁，但已经是任职三年的老飞行团长了，虽然谈不上是少年得志，但在同龄人里也算是提拔得不慢了。他刚当团长那会儿，上上下下议论不少，归结起来主要说他是军区杜司令的儿子，有走后门破格提拔的嫌疑。这些议论当然也会传到杜安民的耳朵里，可他根本就没往心里去。这些话他从入伍那天起就听得多了，说他没沾老爸的光，他自己也不敢挺直了腰杆硬碰硬地说，他只当什么都没听见。不过，话说回来，当团长这些年，不说是废寝忘食，他杜安民也算得上是兢兢业业，全部心思都扑在了工作上，飞行团不但没出过任何事故，各项工作都还不错，一些人对他的非议也就慢慢淡化了。

今天，杜安民亲自带队执行的任务是担任东方军区空地对抗演习的蓝军，说白了就是扮演入侵来袭的敌机。红军的指挥员是他的老朋友、东方军区高射炮兵旅的旅长肖岩。说心里话，作为一个超音速战斗

机飞行员,杜安民对高射炮很有些不以为然。都什么年代了,战斗机航速超过马赫2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机载雷达就可以发现几百公里外的目标,还有那些威力强大的空对地导弹,美国人就自吹他们的机载导弹“可以半个地球射击”。而高射炮呢,虽然从37口径变成了100、57、25,但射速、射距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瞄准虽说从目测到有了炮瞄雷达,但对自动跟踪电波的导弹来说,那些雷达不过是现成的靶子而已。当然了,反对他这种看法的人也不少,世界上的几次现代战争都有高射炮打下现代飞机的战例,高射炮依然是低空防御的重要武器,还没有什么武器可以完全替代它,让它退出战争舞台。

说起来,杜安民的父亲杜延信入伍的时候,正赶上我军大力发展高射炮部队,全军一下子扩充了100个高炮师,他穿上军装就成了一名高射炮兵。几年之后杜延信作为高炮排长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异常残酷的战斗中,他们营曾经击落了7架美军战斗机,全营有一半的同志也永远地留在了越南的那片红土地上。战后回国,杜延信已经成了高炮营长,直到后来当了高炮师长,那时肖岩是高炮师的一名优秀战士。一次师里比武发奖大会,杜师长的小儿子杜安民混在献花的队列里,上台给比武状元肖岩献花,这样他们就认识并成了朋友,当时杜安民还只是个初中生,张口闭口地叫比他只大了几岁的肖岩“叔叔”,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几年以后,杜安民考上了空军航校,肖岩考上了高炮学院,他俩相隔几千里,开始还通过几封信,说些互相勉励的话,后来就渐渐地断了联系,再后来杜安民听说肖岩读完了大学本科又读了研究生。从高炮学院毕业,肖岩回到原部队当高炮连长,这时经过全军精简整编,原来的高炮师缩编成了高炮旅,杜延信调到军区机关当作战部长。而从航校毕业的杜安民则成了东方军区空军的一名飞行员。肖岩和杜安民两人一个在空中,一个在地面,不论是练兵还是演习,他们经常是对手,两人见了面还是那么亲热,可是谈起各自的工作,他俩是谁也不服谁,甚至张口闭口的要“教训教训”对方。

这不,今天他们又“打”上了。虽然杜安民打心眼儿里就没把高炮旅的那些57高炮放在眼里,但他今天决不敢掉以轻心,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父亲、军区司令员杜延信亲自陪同省委领导、带着军区四大部的领

导到指挥所观看这次演习,而且肖岩刚刚升任东方预备役防空师的师长,这是他以高炮旅长身份指挥的“告别演出”,他肯定会全力以赴,给自己高炮旅长的经历画个圆满的句号。

这时杜安民的耳机里响起僚机的声音:“报告一号,进入 901 空域。”

901 指的是预定的演习空域。杜安民迅速地扫了一眼仪表盘,回答道:“注意保持队形,航向 120 度,高度 6000。”

“不对吧,一号?”僚机的话里带着疑问。的确,飞行高度是没有问题,低空,6000 米,可是飞的航线却偏离了演习预定的方案。

杜安民并不直接回答,只是说了声:“跟紧喽。”言外之意,就是他都明白,你们跟着飞就是了。

在东方省城东方市附近的一座高地上,一部警戒雷达天线在警惕地旋转着,把搜索到的空中情况直接传送到高炮旅指挥所的空情显示屏上。高炮旅指挥所里,弥漫着一种战前的紧张气氛,一个年轻参谋的声音显得特别响亮:“报告,目标上图,东南方向,小型机 4 批,距离 120 公里。”

高炮旅老旅长肖岩和新任旅长、原副旅长张大卫等人急忙聚到空情显示屏前。

“他们怎么在这个方向出现?”肖岩指着显示屏说。

“这是为红方拦截飞机预留的航线,杜安民他们根本没按照演习预案的航线飞。”张大卫说,虽然他已经被任命为高炮旅的新任旅长,但他明白今天的指挥员是老旅长肖岩,他说:“老旅长,你下命令吧。”

其实,肖岩和张大卫是同岁。他们是高炮学院的同学,毕业到部队以后,张大卫就一直在肖岩手下当副职,肖岩这次调走,张大卫也总算是当上正职,做主官了。当正职,就要有个做主官的样子,肖岩对张大卫刚才不冷静发的一通牢骚有些不以为然,遇到一点事情就沉不住气,部下会怎么看你?肖岩不紧不慢地说:“他是要打我们个措手不及。命令各营按照预案做好施放烟雾的准备。”

“是。”参谋长拿起话筒给各营下达命令。

张大卫的嘴角流露出一丝不宜察觉的微笑。演习,演习,不过就是按照预案一步步地“演”下去,这有点像按照剧本演戏,谁下命令都差不多,以后这个角色就该是他了。不过,他不会像肖岩这样“窝囊”地容忍杜安民,他会在第一时间向演习指挥部申述。

就在张大卫有些走神的时候,空中飞行的杜安民向演习总指挥报告:“昆仑,雷霆报告,发现两部警戒雷达。”他的声音和图像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演习导演组指挥所的大屏幕上。

演习导演组指挥所里可谓是将星云集,面对大屏幕坐着的几排人,几乎囊括了东方军区机关各大部门的领导,军区司令员杜延信在第一排正襟危坐,军区司令部张参谋长亲自在大屏幕前面讲解,军区作战部长担任演习的导调员,也就是人们习惯说的总指挥。

这么一个常规的规模不大的空地对抗演习,为什么会如此兴师动众?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杜司令亲自出马,大家理解首长亲自出马是要强调重视防空的重要性,最近杜司令几乎是逢会就讲,要求军区各部门都要重视研究现代战争的防空问题,而且,今天空地对抗演习的一方是杜司令一手提拔起来的肖岩,另一方是杜司令的小儿子杜安民,大家估摸着一定会有好戏,所以各部门的头头脑脑们接到这次演习的通知,都放下手里的工作,全部准时赶到。杜司令满意地和各部门的领导打着招呼,让那些部长们坐到前面来。

这时,大屏幕上出现杜安民的特写镜头,他神情严肃地问自己的僚机:“距离目标还要多少时间?”

僚机回答:“大约还要3分钟。”

杜安民命令:“施放无线电干扰。”

他们这一问一答被扩音器放大,在导演组指挥所宽阔的大厅里显得特别响亮。

杜司令对旁边的张参谋长说:“这小子,可是给了肖岩他们一个下马威。”

“看看肖岩怎么接招。”张参谋长说。

高炮旅指挥所里,空情显示屏上的雷达电波突然消失,雷达员紧张

地说：“报告，目标消失。”其实，肖岩和张大卫他们已经看到了。单就抗干扰来说，他们也无能为力，高炮旅现有装备的雷达就是这个水平，抗干扰能力很弱。要怨只能怨杜安民他们不按照演习的预定航线飞，从高炮旅的侧后抄过来，使高炮旅仅有的两部警戒雷达全部暴露，然后他们又有效地施放了无线电干扰。

喇叭里响起演习导调员的声音：“青山注意，你部警戒雷达全部遭强烈干扰，不能工作，立即关闭。”

张大卫有点急了：“关闭警戒雷达，我们不是成瞎子了吗？”

肖岩对着话筒回答：“青山明白。马上关闭警戒雷达。”他命令旁边的旅参谋长：“听见了吗？马上执行命令。”

“是，马上关闭警戒雷达。”旅参谋长答道。

张大卫提醒肖岩：“他们马上就要飞到目标上空了，肖旅长。”

肖岩不动声色地说道：“命令各营，发烟车点火，发射烟幕弹。”

肖岩的命令，很快就传到了高炮阵地上。

一辆披着伪装网的指挥车打开后车门，电台被直接放到车旁边的一张简易桌子上，一营长赵明光站在电台旁边，他接到命令，立即回答：“是。”然后，他挺直腰板，扯大嗓门喊道：“各连注意，发烟车点火，发射烟幕弹。”

他亲自跑到各连阵地上，指挥战士们用发烟车和火炮、土火箭发射烟幕弹，顿时阵地上空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烟幕。

肖岩和张大卫通过显示屏看到了高炮阵地上的情景。张大卫看着屏幕，笑了，这个赵明光不愧是老高炮营长，全营动作干脆利索，一看就是平时训练有素，张大卫指点着屏幕说：“我看他杜安民敢钻烟雾？看他怎么寻找攻击目标？”

肖岩拿起话筒：“各营注意，方位 07 - 50，搜捕 01 批，听我的命令，炮瞄雷达同时开机，捕住目标立即开火。”

张大卫不由赞许地点着头，心中默默地说道：趁敌机在空中徘徊寻找目标或回避烟幕时，突然开火，猛烈射击。好啊，肖岩这手真高，高炮旅不是等着挨打的软柿子。

空中的飞机编队发现地面腾起一大片厚重的烟雾，僚机飞行员报告道：“一号，地面施放烟雾。”

“我看见了。”杜安民早有准备：“装定预定目标坐标诸元，锁定目标，两架一组准备攻击。”

赵明光拿着望远镜看着天空，突然在他的望远镜里出现一个三角翼飞行器，在空中摇摇晃晃地飘着。

赵明光对旁边的一个小个子战士说：“快，去把指挥连的毛连长叫来。”

小个子战士说了声：“是。”转身跑向一旁的掩蔽部。很快，指挥连的毛连长跑来。

赵明光放下望远镜，指着空中问：“那是什么？飘来飘去的，你们就没发现？”

“报告，早就发现了。”

“什么东西？”

“报告，是地方滑翔俱乐部的三角翼飞行器，我们用无线电跟它联系过了。”毛连长说。

“三角翼飞行器？”

“是的。现在玩这玩意儿时髦。”

赵明光可没心思听这些，他打断毛连长的话：“它怎么飞到演习空域了？”

毛连长说：“我们警告它了，它说没有接到咱们的禁空通知。”

“让它马上离开，不要命了。”

毛连长双脚一并：“是。”转身要走，赵明光又补上一句：“把这个情况报告演习指挥部。”

“是。”毛连长转身跑回掩蔽部。

这时，电台里响起肖岩的声音：“各营注意，炮瞄雷达，全部开机。”

赵明光拿起话筒，大声喊道：“一营指挥连注意，炮瞄雷达，开机。”

高炮旅指挥所里，上报机传出各营营长的回答：“炮瞄雷达开机好。01批目标捕住。”

屏幕上，炮瞄雷达锁定了飞机。

肖岩命令：“射击。”

上报机的喇叭里传出：“一营开始射击，二营开始射击，三营开始射击——”的声音，紧接着就是一阵密集的炮火声。

屏幕上两架飞机被模拟的炮火击中，虽然高射炮打出的是不带弹头的模拟弹，但是联动的摄像机拍下的画面却是真实的。

高炮旅指挥所里一片欢呼，只有肖岩还是不动声色，他拿起话筒向演习指挥部报告：“昆仑，青山报告，击落蓝军飞机两架。”

同样的画面也出现在演习导演组指挥所里的大屏幕上，扩音机里响起肖岩的报告声。演习导演组对着话筒命令：“雷霆，你编队被击落两架。”

大屏幕上，出现了飞在空中的杜安民，他回答着“是”，命令自己的编队：“03，04，撤出战斗。”

两架飞机向左向右转弯，撤离编队。在湛蓝的空中，它们撤离编队的动作都那么帅，像是飞行编队向两侧射出的两支利箭，瞬间便消失在白云后面。

杜延信脸上露出了点笑容，这么打下去，这对抗演习还有点看头。

2

尽管演习场的空中和地面已经是剑拔弩张，战云密布，可是在和平天空下的东方省人民依然按照各自的生活轨迹，按部就班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生活。

在省城育民小学，响起了下课的铃声。铃声刚落，刚才还冷清的楼道一下子挤满了从各个教室里拥出来的学生。在这些学生里，六年级女生肖芊芊显得有些与众不同，究竟是她那双有些忧郁的大眼睛，还是她高挑儿的身材，还是她那身淡雅的服装，谁也说不清楚，反正那些对男女的事情懵懵懂懂的男生们的目光没少注意她。肖芊芊和几个女同学一起说笑着下楼，在楼梯转弯处，遇到迎面上楼的体育老师谢宜恩，谢宜恩好像是故意把手里拿的夹子碰到肖芊芊的身上，顿时夹子落地，纸片散落了一地。

肖芊芊急忙说：“对不起，谢老师。”

谢宜恩大约有 30 岁，穿着一身深色运动休闲服，看上去是个挺精干的小伙子。

肖芊芊急忙帮助谢老师捡散落在地上的纸片。

谢宜恩说：“肖芊芊，你走吧，我自己来捡。”

“我帮您捡。”肖芊芊边捡地上的纸片边说。

谢宜恩问：“肖芊芊，你还去刘老师家住吗？”

“去呀，不过，我爸爸过两天就回来了。”肖芊芊的爸爸就是肖岩，学校的老师都知道肖芊芊的爸爸是个军官，忙得很少回家。肖芊芊的母亲两年前不幸出车祸去世，奶奶年高体弱时常住医院，学校刘老师的儿女夏晓萌是肖芊芊母亲吴玲生前的好朋友，于是在肖岩忙不过来的时候，刘老师就把肖芊芊接到自己家去住。

一会儿，那些纸片都捡了起来，肖芊芊说：“谢老师，我走了。”

谢宜恩把夹子递给肖芊芊：“你一会儿帮我把这个夹子送到体育教研室。”

“行。”肖芊芊说。

谢宜恩急忙转身下楼走了。

肖芊芊看着谢宜恩的背影，有些疑惑，这个谢老师有些怪，他老要有事没事地找她说话，好像挺关心她似的。想到这里，她又摇了摇头，好像谢老师更关心的是她爸爸，可他从来都没和爸爸见过面呢。

在少女肖芊芊的心中，谢宜恩真的就像一个谜。

3

在白云深处，杜安民接到飞行员的报告：“报告，我们被炮瞄雷达锁住了。”

杜安民一点也不惊慌，冷静地问道：“发现几部雷达？”

“6 部。”

“发射反辐射导弹，击毁它们。”杜安民命令。

“是。”

飞机雷达屏上,放大目标的光环越来越大,瞄准目标的光环越来越小。

几架飞机的发射管同时冒出一缕白烟,发射出模拟的反辐射导弹。

演习导调员看着大屏幕,命令道:“青山,你们的6部炮瞄雷达全部被击毁。”

演习导调员的命令传到高炮旅指挥所里。张大卫一拍桌子站起来:“这简直是欺人太甚。”

肖岩立刻感到了事情的严重,现在发什么牢骚都无济于事了,他拿起话筒果断地命令:“各营注意,关闭炮瞄雷达,马上改为瞄准具诸元,捕住目标立即射击。”

片刻,“蓝方”的飞机超低空高速从高炮阵地上空通过,高炮集群开火,炮声阵阵,阵地上空火光一片,颇为壮观,但稍微懂行的人就能看出来,这些炮火匆忙而又凌乱。飞机得意地扬长而去,留下几缕白烟,萦绕在阵地上空。

高炮旅指挥所里,张大卫气得叉着腰走来走去,大声地发着心中的郁闷:“他们一再违反演习规则,我们没有使用无线电干扰他们,他们却干扰我们,又不按照预定的航线飞——”

肖岩默默地收拾着桌子上的东西,他头也不抬地说:“输了就是输了,说什么也没用。”肖岩心里明白,今天的败仗失败在战前的预案上,而这个预案是新任旅长张大卫主持制订的,肖岩认真看过,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应该说这个预案是很全面的,但事后看来,它太“规范”了,对意外情况的处置设想得不多。谁也没有想到,他杜安民竟然违反演习规则,不按常规出牌,临时变阵已经来不及了。演习竟然就这么在突然之间以高炮旅的几乎全军覆灭结束了,高炮旅的预案中准备施展的那些着数还没派上用场,演习就偃旗息鼓,结束了。作为军人应该明白,战争要的是结果,胜为王,败为寇,从古到今没人去计较战争的手段和过程,那些诸如出尔反尔、声东击西等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齿的手段反而成了战争的经典。

尽管高炮旅的演习预案是张大卫主持制订的,可是不管怎么说,这

个败仗他肖岩是要负责责任的,这里面该吸取的教训也确实很多,对现代条件下的高炮部队作战提出了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些肖岩一时还来不及细想,他马上要和张大卫去参加军区组织的演习总结会,他知道更难堪的事情在等着他。

在某飞行团的机场,杜安民带领几架飞机,绕场一周后,一架架地依次降落。

从机场塔台前的大玻璃窗望出去,只见一架架飞机从天而降,轻盈地触地滑行,慢慢减速之后,直接滑向停机坪。杜安民带去的都是飞行团的尖子飞行员,他们的着陆动作完美无缺,简直可以当作艺术表演来欣赏,从这些优美的着陆动作仿佛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圆满完成这次演习任务的得意之情。

塔台上是飞行团的现场指挥和航行调度人员,在清一色穿飞行服和空军军装的人们中间,只有一个穿着陆军军装的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是到飞行团来搞调研写论文的炮兵学院的研究生孙明建。此人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身材瘦弱,一副文绉绉的样子,来飞行团十多天里,他经常和杜安民争来论去,谈得火热,不过大家谁也没去注意他们在谈些什么。孙明建看着降落的飞机滑向停机坪,转身跑下塔台。

飞机刚停稳,杜安民便拉开机舱盖,顺着梯子,三步两步跳下来。李参谋迎上去,给他打开吉普车门,飞行团里都知道杜团长不喜欢听废话恭维话,所以李参谋一句话都没有,只是用一脸的笑容迎接得胜而归的杜安民。

杜安民给他胸前一拳:“笑什么?炸了几个高炮阵地,至于乐成这样吗?”他刚要上车,又转身说:“李参谋,今天晚上飞行大队休息,安排好值班,其他人可以回家。”

“是,团长。”李参谋还是一脸的笑容,哼,杜团长也在偷着乐呢。

孙明建迎着开来的吉普车走去,吉普车停下,杜安民下车。

“杜团长,打得漂亮。”孙明建脸上挤出点笑容。

“还是你的主意好!也难怪,你这个炮兵学院的研究生,对付那些高炮是知己知彼。”杜安民这人就是这样,从不和人争功抢好。

两人在机场停机坪上边走边说。

孙明建不动声色地说：“我的研究题目是一体化防空。”言外之意就是他提的那些主意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

杜安民说：“这个，你早就跟我说过。”

“我不仅到你们飞行部队，我还去了地空导弹部队、高炮部队，还要去宇航部队，未来的防空作战是空中、地面和航天一体化防空作战。”孙明建说话的口气是越来越大。

“一体化防空作战，想法不错，我怎么觉得你这个题目以前好像听说过？”杜安民抬脚把一块小石子踢到旁边，他早就觉得这个戴眼镜书生模样的家伙，说话口气不小。

孙明建扶了一下眼镜说：“的确，这不是我提出来的，在国内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我们学院毕业的肖岩。”

杜安民笑了，你这小子倒是满诚实的：“就是咱们今天的对手——哎，你该不是想教训教训他吧？”

“不瞒你说，还真有这个意思。”孙明建说。

“看你狂的！”杜安民恨不得也给他一拳，不过他还是忍住了，毕竟人家是外来的，不知道禁不禁逗。

4

东方市星河区的一个礼堂里，人们正在饶有兴趣地观看舞台上几个漂亮姑娘走来走去。

舞台前挂着一条大横幅：星河区公关小姐选拔赛。

台上的几个小姐或扭捏作态或满不在乎地穿着三点式泳衣从后台走出来又走回去，直看得台下的小伙子和不再年轻的男人们屏住呼吸，两眼发直。坐在前排的顺风船厂总经理郭红义不时地为小姐们的表演鼓掌，今天他特意穿了一身笔挺的西服，刮了胡子的脸有些发青，头发好像也刚刚理过。

小姐们换了几套衣服在舞台上走来走去之后，一个男主持人走到话筒前，他清了清嗓子说：“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现在我宣布星河区